

【一】一九八五年，因為我個人的公司經營不善，而滯留在美國。剛到美國，英文也不暢通，只能在中國人開設的小工廠上班，領得美國最基本的工資。師父知道我的窘迫，時常鼓勵我「好好修行，以前的一切全部放下。」每每佛堂談到必須要布施，我常常會說：「如果台灣的工廠還在的話，我有錢可以來做這個好事。」有一天，師父突然問我：「國泰，你在台灣到底倒閉過幾次？」「報告師父，一次就已經很嚴重了，還能夠有幾次呢？」但師父說：「應該有兩三次吧？因為這樣的字眼我聽了好幾次啊。」最後接著說：「你每講一次，你的阿賴耶識就進去一次的印象，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不要老是提它。要往前看，把弘法利生的工作擔任起來。」有一天，師父讓我陪他去雜貨店買一些日常用品。我記得一共是二十七塊四美金。我隨即拿起皮夾，準備拿信用卡付款。師父告訴我：「國泰，我這裡有好幾張新的一百塊錢的美金，是他們供養我的錢，我從來沒有用過美金，不知道這些錢是真的還是假的，你幫我拿去結帳確定一下是否可以用。」我說當然可以用，但是還是拿起其中的一張一百塊給了結帳員，找回了七十二塊六毛錢。我說：「師父是真的，他找錢了。」師父接過找零的錢放在口袋裡，「真的就好，真的就好。」經過了兩年，我才體悟師父的教導。他知道，我窮困，一定要幫我保持住我的臉面。如果師父當時說國泰你沒錢，我自己出錢吧。我就是餓死，我也必須用刷信用卡借錢來付這筆費用，而且會覺得很難過，連這一點點錢都無法供養師父。所以師父對事情的處理非常細膩，隨時隨地會讓周遭的人生歡喜心，待人處事，言語的修養，我們是必須要好好學習的。

【二】一九八五年七月，師父答應作為「達拉斯學佛社」的導師，也正式向州政府申請「達拉斯佛教會」。隔天星期一前往申辦美國綠卡，神奇的師父就在當天拿到了美國的居留許可綠卡。在美國弘法六個月後回台灣。

一九八六年春末，師父又回到達拉斯弘法，但這次不像以往有館長的陪同，只有師父一個人來到達拉斯，而館長直接到鳳凰城找他的兒子看孫子。師父講經弘教一切如常。午飯後，全體到屋外散步，我走在比較後面。有位同學從後面趕上來，往前看了一下，沒有看到館長。問道：「怎麼沒有看到館長？」我隨即回答：「館長這次沒來，只有師父來。館長來幹什麼？她來了就會指揮東指揮西，這個不好、那個不對，還要陪她去逛街喝咖啡，囉嗦麻煩一堆。我們只要師父來講經，館長不來最好了。」因為我講話很大聲，所有的人都聽得到。這個時候，走在最前面的師父停下腳步，回過頭來看著我。師父說：「館長不來，我就不能來了。難道你們要把我變成忘恩負義的人嗎？你們對待館長，要比對待我還要好。因為我有今天的成就是因為館長護持我十八年，如果沒有館長當初的付出，我就流落街頭還俗了，就沒有辦法有這樣講經的能力了，是館長的付出使我這顆小幼苗成樹。四十歲離開李老師，到台北開始講課。館長家住木柵必須在台大羅斯福路附近轉公車。她看見我這個年輕人在屋子裡面講經，也聽見了我的最後一句話，『請各位同學，明天一定要來聽最後一堂課，因為我的房租付到明天也只剩下明天中午的一個饅頭的錢，後天要在哪裡生活？要在哪裡過日子我也不知道。』她因此邀請我住在她家，幫我安排每天晚上到她的朋友辦公室裡面去講經。於是我回台中請示李老師，說這樣的情況可以嗎？李老師說：『這是如理如法，有弘法，有護法。』她支持我講經說法不中斷十八年，你們一定要感恩館長對我的護持，一定要更尊

重她，才是好弟子，才不會把我變成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三】有一年，將近年關的時候，我們當時住達拉斯的師兄弟，犯了一些錯誤。館長很生氣，下達了你們以後就不要再回來景美圖書館的命令。師兄弟們所犯的這個錯誤是無心的過失，是中間有人將消息傳遞錯誤，因此館長就誤判了。該怎麼處理這一種場面？我私底下打電話請示師父如何處理？師父告訴我下個禮拜不就是過年除夕夜了嗎？你就安排機票，這些師兄弟們回到台灣的時候，剛好是除夕的下午，如此一來當他們回到景美圖書館的時候，正好是大家開始要吃年夜飯團圓的時候，他們這個時候回到了景美圖書館，他們只要跟館長認錯，在這喜慶團圓的日子裡，館長的生氣也就不會那麼大，過年過節總不能罵小孩。如此一來，館長就讓他們坐下來吃團圓飯，不愉快的事情，就隨舊年讓它過去，新的一年重新開始。師父出的這個方法太高明了，一切的情況就如師父所說的一樣，有如在演電影當中的劇本，每一個過程跟細節都被師父料中，師兄弟們和館長的一場誤會就此煙消雲散，恢復正常的作業。過年過節真是一個化解不愉快的機會，師父教我們「識時務者為俊傑」，識時務就是要會把握機會，會把握機會的人，辦事就會成功，所以稱之為俊傑。利用過年過節化解不愉快的事情，經過這次的教誨及成功的經驗，我也常常將這個方法跟故事分享給有必要化解衝突化解誤會的人，效果真的很好。父母親長輩們對我們是愛護的，他們的雙手永遠敞開，等著擁抱知道回頭的我們。

【四】有一次師父感冒咳嗽的很嚴重，幾乎每講兩句話就必須喝一口水來壓制咳嗽。下課後我求師父：「師父您感冒咳嗽的那麼嚴重，能不能明天停止講經休息一天。」師父說：「不可以休息，有同學來聽課，我們就必須要講經，不能耽誤同學聽課的機會。」

有幾次因為同學來聽課的人數少到剩下兩三位，我向師父請示

：能否把講課的時間刪除週二週四或週一週三週五，讓聽經的人數可以比較滿堂一點。師父說講經不能停，哪怕剩下一個人來，他也要繼續講。我接著又問：「那如果這樣繼續下去，明天少到了都沒有人來聽經的話，也要繼續講嗎？」師父問我：「你會不會來錄音錄影？」我回答：「我當然會來錄音錄影。」師父說：「那你不是人嗎？我不是講過，那怕只有一人來我都講經嗎？」師父接著說：「講經就像一個歌唱者，歌唱者要天天拉嗓子，不管有沒有上臺表演，否則就會倒嗓子。講經法師也是一樣，也必須天天上臺講經不間斷，才能練出一身好功夫。而事實上，講經不是講給別人聽的，講經是讓自己每天面對聖賢、面對經典來回顧自己的錯誤的地方，來改正自己的錯誤，修正自己錯誤的行為，向聖賢人學習。所以天天講經不能中斷，中斷了就不能察覺自己的錯誤，就斷了改正錯誤的機會，背離了聖賢教育，所思所欲無非是罪，無非是過，通通往地獄跑啊！所以講經是講給自己聽的，念經也是念給自己，在待人處事上面知道聖賢的標準，察覺自己跟聖賢標準的差距，而不是佛菩薩需要我們念經給他聽。一切的修學都是為了自己轉迷成悟，今天能有那麼多的護法督學，來監督我們用功，怎麼不感恩戴德呢？」師父又跟我說：「對那些剛剛練習講經的新講師，我們要常常去做影響眾，聽他講課充當人數。如果新的講師，沒有人來聽他講課，他將會失去信心，而沒有辦法持續的練講，那這個新講師就沒有辦法訓練出來。」就如同現在我在主持的中華傳統文化道德講堂，一開始，師父就給我打了一劑強心針，告訴我不管將來人數少到什麼情況，時間一到，你就上臺開始上課，播放DVD影片的同学，繼續陪你播放影片，持續不間斷，三年以後，你們兩個都將會有成就。師父話無虛言，中華傳統文化道德講堂，雖然沒有像師父講的，少到沒有人來聽課，我倆真的持續到了將近第三年的時候，國泰真

的體悟很深，一門深入長時薰修，所有的課堂都是為自己講課，真正體驗出來，師父講的那一句話——「站在臺上講課的是學生，而坐在椅子上的才是真正的督學」，讓國泰體會到每一堂課都是我的博士班論文的結辯口試，堂堂課都必須要全力以赴。表面上看起來，是臺下的學生受益，而真正最大的受益者是在臺上講給自己聽的主講者，一再的複習，才能真正瞭解經典的真實含義，上臺練講真的是太重要了，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感激師父的言教與身教。

【五】師父讓眾生歡喜心的忍讓功夫真是太巧妙了。有一回，我在香港的時候在飯桌上，用過藥食後侍者拿了幾種藥品請師父服用，這些藥瓶跟昨天前天我看到的藥品是一樣的類型及數量。我看到師父左右看了一看，笑咪咪的對著侍者說：把這些藥收起來，就告訴她，我已經用藥就好了。接著看著我也笑咪咪的說：我又沒有病，吃藥是讓她高興的，話畢師父更是笑得很燦爛。這麼簡單的一句話——「我又沒有病，吃藥是讓她高興的。」表現出來師父為了照顧眾生，不讓眾生煩惱，連藥都可以隨便吃，而且還高高興興的就在你前面吃給你看，但事實上師父是不需要這些藥物的。師父在教育我們，要讓我們周遭環境的人事物都高興，只要能讓眾生高興他什麼事都可以做。

【六】八月天的香港天氣眾所周知是酷熱無比。師父睡過午覺以後，看看外面天氣很好，對我說，我們出去外面走走。我就起身，跟著師父旁邊準備出門走去曬太陽。這時我們的大護法告訴我：「你沒看到外面的樹葉在動嗎？外面起風了，你怎麼可以不幫師父加外套，就把師父帶到外面去呢？」我當時嚇了一跳，師父已經穿了衛生衣，腰上還綁著加熱的水袋，我就是穿一件汗衫都在流汗，師父已經穿那麼多了，還要再加外套啊。因此我就到衣架上，拿了一件薄的夾克過來，在走過來的當中，大護法說：「拿厚的。」

我很無奈，準備掉頭回去換厚的時候。師父幫我請求道：「國泰都已經拿過來了，就不用讓他再多跑一趟了吧。」然後大護法說：「好吧，好吧，就穿薄的吧。」感謝師父幫我求情。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師父沒有順從旁邊人的意思，是因為不讓我多跑一趟，要幫我求情。而事實上天氣真的是太熱了，不用加任何外套、夾克都足夠讓師父汗流浹背了。師父為我表現出來忍讓的功夫，讓我們瞭解，忍讓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師父的身教是無處不在的，我們必須要看得懂，要會學習。

【七】第一年剛到佛堂，大眾讓我當學佛社的社長。師父也是第一年擔當「達拉斯佛教會」的住持也住了下來。每年七八月的時候，都必須寄出會員聯絡資料卡更新，師父從房間出來看我在忙什麼東西。

師父說：今天在忙什麼啊？

回答：會員聯絡資料卡更新，修改以後準備寄出去給同學，讓他們寄回來。以方便今年度寄送書本的位址正確，防止位址錯誤再退回來。

師父看到表格，指最下面說：這是什麼意思？

回答：請同學在寄回這一張資料卡的同時，將今年的會費二十元，同時寄回來。

師問：一定要收二十塊會費嗎？

回答：師父這不是我規定的，這是以前他們規定的，我只是把舊表拿出來，把抬頭八三年改八四年，其他我都沒有動。

師又問：一定要收二十塊會費嗎？

回答：師父，這不是我規定的啊。

師又問：一定要收二十塊會費嗎？如果人家沒有二十塊錢怎麼辦？

回答：哦，師父這個地方我們有在下面這一行字寫道：如果是學生會員的話，可以減半處理，十塊錢一年。

師又問：如果人家連十塊錢也沒有怎麼辦？

回答：師父，不會吧，麥當勞打工一個小時八塊半，一年收十塊錢會費，應該他們付得出來吧！

師又問：一定要收嗎？

回答：不是我規定的啊。以前一直這樣，而且不是我私人拿走，請他們開給達拉斯佛教會，D B A的抬頭。

師再問：一定要收嗎？

回答：不是我規定的啊。

師三問：一定要收嗎？

回答：不是我規定的啊。

那一年我很高興，收到了三千多塊會費，這三千多塊，一般來講就夠我們佛教會一年的水電瓦斯的費用。

經過了一年，一樣的场景，我又拿著舊的會員資料卡，修正新的年度。師父還是從他的房間走出來，問道在忙什麼啊？回答，將寄出會員資料。

師父看到表格，又指最下面說：這是什麼意思？

回答：請同學在寄回這一張資料卡的同時，將今年的會費二十元也同時寄回來。師父你去年也問過我這個問題呀。

師問：一定要收二十塊會費嗎？

回答：師父這不是我規定的啊。

師父說：收會費你就下阿鼻地獄吧。

我驚恐的問，為什麼我要下阿鼻地獄？

師問：如果你沒有二十塊錢，或者甚至沒有十塊來繳交會費。你會好意思進來這個道場嗎？

回答：不好意思，不會來。

師父說：就是如此，你才要下阿鼻地獄。因為有人繳交不出會費，而不好意思沒有來道場聽經聞法，沒有來道場聽經聞法，就不能開悟，不能開悟，他們就要下地獄，當他們下地獄的時候，閻羅王會問他們為何下地獄。他們會說因為繳交不出會費，也就不好意思去道場聽經聞法之故，都是康國泰害我們的，我們請求閻羅王把他拉下來。而且這個人得度以後，他還要度更多更多的人，你讓一人無法得度，很多很多人也跟著無法得度，他們都要求閻羅王把你拉到地獄去。你不去阿鼻地獄，誰去阿鼻地獄。

嚇死我了，拿起筆來，趕快把下面那一段會費全部擦掉，不用寄錢過來。師父看完我的動作，笑笑又回到他的房間。

為什麼去年時候師父沒有說我會下阿鼻地獄而今年劈頭就說我會下阿鼻地獄。如果去年師父就說我會下阿鼻地獄，你們知道我將會如何回答師父嗎？

我會非常不高興的，嚷語出來：我回家去睡大頭覺，到佛堂幫忙做事還要下阿鼻地獄，何苦來哉？因為剛剛才進佛門學佛未足一個月，我不認識師父，師父也不認識我。師父如果講真話講重話，我就跑掉了。